

才聚濮上
智创未来

不惧风雨 浩荡前行

□ 周滢娟

每次读史铁生的作品,我都很受触动。他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,依然坚持写作。在书房里,史铁生颤抖着身体坐下,他的眼神穿透身体的痛楚,闪烁着对文学不灭的热情,手指因长期病痛而略显僵硬,却更有力地握紧了笔杆。那支笔,此刻仿佛是他灵魂的延伸。他深吸一口气,让心灵归于平静,随后,笔尖轻触纸面,如同开启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。文字,如同涓涓细流,自他心底涌出,跃然纸上,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对生命的抗争。他曾表示:“写作,对我而言,不仅是生命中的支柱,它更是我与这个世界进行对话的独特方式。”无论何时,每当灵感降临,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抓住那一刻,笔走龙蛇,挥洒自如,执着地写下去。

又如当代艺术家韩美林,80岁高龄,仍坚持作画。在病房里,他坐在病床上,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白纸,手指微微颤抖,却依然牢牢握着画笔。老人缓缓将画笔蘸上颜料,手腕轻轻一抖,一道流畅的线条便跃然纸上。此刻,病痛仿佛被遗忘,只有对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在支撑着他。他说过:“艺术是生命的延续,是情感的升华。”正因为如此,在任何境遇下,这种热爱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,照亮了他前行的

一分一寸是人生

□ 王静茹

平日素爱奶茶,周末便萌生了自制奶茶的念头。先把白糖和茶叶一起放进锅内,炒出焦糖的棕色。我本以为很简单,谁知尝试几次都没有成功。火候太大,糖便焦黑一片,糊味扑鼻;火候太小,茶香便无法溢出,略显寡淡。几次尝试,才找到合适的火候,煮出了口味宜人的奶茶。经过高温磨炼的茶叶散发出的清甜香味,好似将我带进了雨后的茶园,心情骤然开阔起来,雀跃不已,原来一件小小的事,也十分讲究分寸。

在此之前,我对于分寸最初的直观体会,是来自于水墨画。齐白石老先生以画虾著名,寥寥数笔,就能让三只深浅不一的墨虾跃然纸上,一只躬起身子高举双钳,一只紧邻其旁,虾尾舒展,后头还孤零零地跟着一只,两只黑珍珠似的眼睛炯炯有神,好像在奋力追赶。虾的身体、眼睛、胡须都是一气呵成,其中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以分寸为笔,才画出水面之下无穷的想象。把分寸之道拿捏至此,这样才能让画面“活”了起来。

还有一种分寸,是自然的分寸。有一段时间我在山中旅居,住

茶味人生

□ 李俊英

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周末,我独自一人在家,打算用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来驱散寒意和孤独感。正当我准备泡咖啡时,发现家里的咖啡豆用完了。正当我略感失望时,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茶叶罐上,那是朋友之前送的,我一直未曾开封。于是,我动手泡起了茶。我轻轻吹散杯口的热气,小啜一口,那股清新的茶香瞬间在口腔中弥漫开来,带着一丝丝甘甜与回甘,仿佛能洗净心灵的尘埃。这次意外的尝试,让我感受到点点苦涩,拉远了我与茶的距离。

想起一个冬日的黄昏,寒风凛冽,我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,心情如同窗外枯枝上的残叶,摇摇欲坠。朋友邀我至其家中,没有多余的言语,只是轻轻递上一杯热茶,初时微苦,继而回甘,仿佛一股暖流缓缓流入心田,驱散了心头的寒意与阴霾。我时常独自静坐,手捧香茗,泡茶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仿佛是在细品人生的各个阶段:初泡时的青涩,恰似年少时的纯真与懵懂;渐入佳境时的香醇,正比青春年华的热烈与美好;中段的浓郁深沉,恰如中年肩负的责任与岁月的沉淀;而后的回甘悠长,则象征着壮年时历经风雨后的淡然与

父亲与背篋

□ 周光林

让我收拾竹筒、竹片,不让我用刀破竹、划篾丝,担心我划破手。因此,当我们忙完后看电视,父亲却仍然俯下身蹲在旁边忙碌。他左右手娴熟挥动,原本边角锋利的竹片竹篾,变得乖巧温顺,在上下飞舞间合奏出一曲此起彼伏的交响乐。

就这样,父亲一直以白天的石匠和晚上的篾匠两重身份忙碌,一直到我大学毕业。遗憾的是,我工作待遇不高,加上买房成家,没能给家里经济带来多大的改变。不过,父亲母亲却很高兴,他们说,总算供出了老大,剩下弟弟一人读大学,就轻松多了。或许他们说得很对,因为我毕业不久,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突然减少很多,大量石匠失业,父亲的活也从以前每月的满满当当变得零散。在家时间增多,父亲开始收购竹子,大量编织背篋出售,尽力弥补他在工地上的损失。

如今,父亲早已不做石匠,弟弟大学

毕业后,家里经济负担早已缓解。但父亲还坚持做篾匠,保持一周赶两三次集的频率忙碌。我和弟弟都一直劝父亲不用再辛苦,父亲却微微一笑说:“没事,耍着日子还是过了。”我们就争取母亲的支持,一致劝说父亲多休息保重身体。父亲点头应允:“好,我就不买邻居竹子,用自家竹子匀匀缓缓编。”我和弟弟知道父亲母亲闲不住,于是勉强同意。

随着城市化加快与进城务工人员增多,背篋在农村渐渐失去市场,越来越难卖。每当父亲提及,我内心不由一阵酸楚。但坐在父亲身旁,默默看他蹲在地上编织,又感觉很幸运,因为在数十年的忙碌中,编织背篋早已成为父亲的一种寄托,他曾用的方式供养出两个大学生;现在生活不需要他再如以前那样辛苦,于是他以轻松而惬意的心情,埋头编织新的期待与满足。

从容的“风景”

□ 李思敏

信步”的从容。

作家迟子建一直保持着每天写两三千字的节奏,却也没忘了留点悠然给生活本身。她会在每天四五点钟精心准备晚餐,不会因为刻苦写作就忘记关照自己。陆续出版了九十余部单行本后,生活也依然从容。正如作家舒童评价的那样:“迟子建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,一种稳定的文学追求,一种明亮的文字品格。”

普通人的“从容”同样让人敬佩。央视曾采访过一位清华学子庞众望。庞众望家境贫寒,父母都有缺陷,但他从不抱怨,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。每天天刚亮就起床,井井有条地开始洗漱、烧水、扫地、做饭。然后微笑着跟妈妈告别。面对记者的采访,他笑得

很阳光:“我并没有去抗争命运,我只是遇到困难就去解决困难。”生于苦难,却不逃避苦难,这便是庞众望的从容之道。

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中,玫瑰的女儿看到养的兔子死了,伤心地大哭。玫瑰选择了陪着女儿一起给小兔子送行,为小兔子唱歌,完成了向一个生命告别的仪式。晚上,玫瑰又抱着女儿,温柔地说出了生命的真相:“我们每个人都死,所有的生命都有开始,也有结束。”敢于正视生命的真相,这份从容,犹如一首悠扬的生命之歌,在她女儿的心中回荡。

杨绛先生曾说:“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”那命的从容在于选择,也在于接纳。那是一种深藏于内心的力量,滋养着生命之花更加美丽地绽放。



金堤

本版邮箱:zqlwh1221@163.com

秋韵(摄影) 黄立

斗猪

□ 陈玉珍

个长嘴巴又从洞里钻出来,于是我又去敲,它又缩回去……周而复始,一天不知道要闹上几回。我母亲说,不知道的,还以为我们家多热闹呢,养这么多猪仔——哎哟,这是把我也算上了。真是的。

这还不算什么,最要命的是上厕所的时候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跑开了。不过须臾,一

说起来,我和它之间的“斗争”,还真不止一次两次。有时候想起来,简直觉得“罄竹难书”。它自然不是别人,是一头小猪。

母亲从镇上的大集上把它刚抱回来的时候,它也就一只小猫那么大小。黑黑的一小团,窝在筐子底下,一声不吭。我掀掉盖在它身上的化肥袋,它闭着眼睛啾啾唧唧地叫。

母亲把它安排进猪圈。我和它

的故事,大抵就是这一刻开始的。

首先遭殃的便是猪圈的门板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

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

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

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

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

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

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

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

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

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

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

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

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

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

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

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

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

跑开了。不过须臾,一

说起来,我和它之间的“斗争”,

还真不止一次两次。有时候想

起来,简直觉得“罄竹难书”。

它自然不是别人,是一头小猪。

母亲从镇上的大集上把它刚

抱回来的时候,它也就一只小猫

那么大小。黑黑的一小团,窝在

筐子底下,一声不吭。我掀掉盖

在它身上的化肥袋,它闭着眼睛

啾啾唧唧地叫。

母亲把它安排进猪圈。我和它

的故事,大抵就是这一刻开始的。

首先遭殃的便是猪圈的门板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

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

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

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

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

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

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

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

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

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

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

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

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

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

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

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

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

跑开了。不过须臾,一

说起来,我和它之间的“斗争”,

还真不止一次两次。有时候想

起来,简直觉得“罄竹难书”。

它自然不是别人,是一头小猪。

母亲从镇上的大集上把它刚

抱回来的时候,它也就一只小猫

那么大小。黑黑的一小团,窝在

筐子底下,一声不吭。我掀掉盖

在它身上的化肥袋,它闭着眼睛

啾啾唧唧地叫。

母亲把它安排进猪圈。我和它

的故事,大抵就是这一刻开始的。

首先遭殃的便是猪圈的门板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

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

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

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

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

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

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

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

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

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

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

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

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

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

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

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

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

跑开了。不过须臾,一

说起来,我和它之间的“斗争”,

还真不止一次两次。有时候想

起来,简直觉得“罄竹难书”。

它自然不是别人,是一头小猪。

母亲从镇上的大集上把它刚

抱回来的时候,它也就一只小猫

那么大小。黑黑的一小团,窝在

筐子底下,一声不吭。我掀掉盖

在它身上的化肥袋,它闭着眼睛

啾啾唧唧地叫。

母亲把它安排进猪圈。我和它

的故事,大抵就是这一刻开始的。

首先遭殃的便是猪圈的门板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

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

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

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

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

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

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

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

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

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

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

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

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

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

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

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

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

跑开了。不过须臾,一

说起来,我和它之间的“斗争”,

还真不止一次两次。有时候想

起来,简直觉得“罄竹难书”。

它自然不是别人,是一头小猪。

母亲从镇上的大集上把它刚

抱回来的时候,它也就一只小猫

那么大小。黑黑的一小团,窝在

筐子底下,一声不吭。我掀掉盖

在它身上的化肥袋,它闭着眼睛

啾啾唧唧地叫。

母亲把它安排进猪圈。我和它

的故事,大抵就是这一刻开始的。

首先遭殃的便是猪圈的门板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

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

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

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

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

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

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

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

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

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

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

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

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

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

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

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

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

跑开了。不过须臾,一

说起来,我和它之间的“斗争”,

还真不止一次两次。有时候想

起来,简直觉得“罄竹难书”。

它自然不是别人,是一头小猪。

母亲从镇上的大集上把它刚

抱回来的时候,它也就一只小猫

那么大小。黑黑的一小团,窝在

筐子底下,一声不吭。我掀掉盖

在它身上的化肥袋,它闭着眼睛

啾啾唧唧地叫。

母亲把它安排进猪圈。我和它

的故事,大抵就是这一刻开始的。

首先遭殃的便是猪圈的门板。

因为上了年纪,板面上沟整

纵横,看上去十分羸弱。可它不

管这些,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一

拱门板;不高兴的时候,也要拱

一拱门板。发出的声调还各不相

同。有“啾啾啾”的,那是撒娇;有

“嗷嗷嗷”的,那是饿了,提醒主

人赶紧给它做饭;等到门板发出

“啾啾啾”的声响,好家伙,那表

示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——主

人再不出现,它就要破门而出了

……

可不,没用多久,门板就被它

拱出一个洞洞来。长嘴巴从洞

里伸出来,啾啾啾,一声长,两

声短。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,最

听不得它瞎叫唤,掰根树枝去

教训它。梆的一敲,它嗷的一声